



大美长江

◎冯周鼎

## 茼有秋菰白

◎陈健全

入秋,茼白上市,可以说,就成了我相濡以沫的嘉蔬。其洁白甘甜,鲜嫩芬芳,蕴藉着一股水灵灵清气,自是清隽的本味。难怪出生吾乡如皋的李渔赞曰:“蔬食之美,一在清,二在洁,茼白形质,堪担其美”。

茼白之美,在于对水照影,亭亭玉立,衣衫凝绿,碧青而秀颀,丰腴而内敛。以茼白入馔,也因质本洁来,可谓“百搭”——炒蒸炖焖烧,皆成佳肴。从小起,我就喜欢在灶间帮忙剥三两枝茼白,汲井水洗净,妈妈将之切片,配上青椒、木耳,爆炒茼白肉丝。炉火正红时,往铁锅里倒油,待油烟袅袅,投进肉丝、姜、葱煸香后,再倒入茼白,烹点儿水,煸炒片刻,起锅装盘即成。其风味独特,深得荤素中和之妙,叫人齿颊生香,不肯卒筷。长大了,读到美食家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中这么一段记述:“茼白炒肉,炒鸡俱可。切整段,酱醋炙之尤佳。煨肉亦佳,须切片,以寸为度,初出瘦细者无味。”深感此言真实不虚。

实在有幸,即便离乡,之于茼白,我的口福不浅。记得沪上求学报到的一天,我背着行囊方过校园桥,恰见满满一卡车的茼白运到了,一网袋、一网袋地卸下,以平板拖车源源不断地往食堂里拉。条件反射,偷着乐的同时嘴角潮润:上四年学,我的胃有得安顿啦。从此,无论油焖茼白,还是茼白炒肉片,抑或茼白炒鸡蛋,我总是吃得津津有味,乐此不疲。不久,听说上海青浦练塘是“天下茼白第一镇”,我还兴致勃勃地探访过。秋日里,河流密布、白荡接踵的练塘果然是茼白的天下,茼白何田田,密密匝匝的茼白长得比水稻还多。茼农们涉水下田,拨开剑戟般的叶片,一行一行掰过去,上了岸,又以锄刀切掉长长的茼白叶,把茼白整齐地装进网袋,搬入船舱,舀满水

并用木棍撬紧,保持茼白的鲜度,摇着小船起运。想不到,竟是在“魔都”上海,头一回领略到了“茼白乡里说丰年”。

后来在职读研,又在水韵苏州,品质绝佳的吴江茼白便成盘中餐,且愈见精致。除了茼白炒虾、茼白炒鳝丝、茼白炒毛豆、茼白炒雪里蕻外,有回在凤凰街小聚时,其中一品清简的美馐惊艳了我:茼白切丝,切得严丝密合,以沸水焯过,滗水,蘸上好的虾子酱油,清爽、甘甜、缠绵,可谓苏州菜里的声色婉转,亦是苏州情调里的精魂。习得此招后,可巧,家里常备“五山”三伏虾子酱油,屡试不爽,不亦快哉。

想来,就像喜欢一个人,便在意她的一切一样,我对茼白更多特“蔬”关注。

茼白,有个古雅诗意的名字——菰,它的植株能抽穗结实,种子叫菰米。三千年前的《周礼》上就有:“食蜗醢而菰羹。”并将菰米列为“稻、黍、稷、粱、麦、菰”六谷之一。后来,菰米又叫雕胡。《西京杂记》说:“菰之有米者,长安人谓之雕胡。”用菰米煮成的雕胡饭,香滑软糯、味美可口,颇受人们推崇。宋玉《风赋》云:“主人之女,为臣炊雕胡之饭,烹露葵之羹。”在唐代,菰米也是待客的好饭,诗人多情之。李白诗曰“跪进雕胡饭,月光明素盘”,杜甫诗作“滑忆雕胡饭,香闻锦带羹”,王维亦云“郾国稻苗秀,楚人菰米肥”等。

其实早在西汉,人们就惊奇地发现,菰因为感染黑粉菌而不抽穗,但是茎部却不断地膨大,逐渐长成肥嫩的纺锤形茎,古称为“茼郁”,以之充饥,居然十分鲜美。于是,把能结籽的“开花茼”拔除,以期得到更多的茼白,至宋代这样的人工选种已经大规模完成。改良后的茼郁,变身为风味独特的水生蔬菜,因其白芽似笋,嫩若咬玉,便称之为茼白,也称作茼笋、茼瓜、高瓜等。

茼白入馔,深得文人名士的垂青。明人张岱给茼白极高的赞誉:“(法相)寺前茼白笋,其嫩如玉,其香如兰,入口甘芳,天下无比。”看似冷峻的鲁迅先生,也在《朝花夕拾》的小引中写道:“我有一时,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:菱角、罗汉豆、茼白、香瓜,凡这些,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;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”现代作家汪曾祺怀想故乡高邮,动情地说:“昂嗤和茼白同烧,味道绝美。”人间有味是清欢。茼白的滋味浸润着味蕾,浸润着心田,牵动着乡愁。

当然,承载最柔软之乡愁的,当属“菰鲈之思”。晋人张翰因见秋风起,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而辞官回乡,并云“人生贵得适志,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”。那菰菜就是茼白。为了家乡的美食宁可辞官,这样豁达的境界,也令李白为之敬佩写下了“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,秋风忽忆江东行”的名句。

因为惦记,秋菰便与乡愁绾结在一起,成为梦里老家的一种标识。今年春,我探访过黎里的张翰故里,又在比邻的吴江同里古镇退思园里,见主人也有一座“菰雨生凉轩”。菰雨生凉,顾名思义,在亲水的亭子里,秋风满亭,雨打菰蒲窸窣作响,氤氲的水汽与烟云俱老。

有意思的是,清秋返乡,顺道于城西一户家庭农场采摘果蔬,刚过路边的荷塘,不期而遇大片种植的茼白。秋水长天中,青纱帐似的丛丛茼白迎着秋风摇曳生姿,叶声沙沙,成了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据农场主人介绍,这是引进的优良品种“中腊台”与“吴江茼”,说是鲜甜嫩脆,并让我们那些回家尝尝。

在水一方,望着那润泽至今的爱物欣悦不已,心里不由念叨陆游的一句诗:茼有秋菰白,羹惟野苋红。

芬芳一叶

## 三圩埭小记

◎刘伯毅

江海风情

三圩埭,是一个村名,属于通州区川姜镇,也邻近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。

刚到三圩埭村,同行者就对三圩埭的历史感兴趣,询问无准确记载,后仔细想想,我们江海平原有不少地名含有“圩”和“埭”,圩是围垦,埭是筑坝,三有时是虚词,表示多,三圩埭,就是多次围垦筑坝。这说明了这里的先民是在和大自然搏斗,在向海边江边要土地,水漫过来了,他们再“圩”,堤坝破了,他们再“埭”,反复多次后,先民们终于有了一块能种上庄稼,勉强填饱肚子繁衍生息的地方,土地里浸满了汗水、泪水和期盼。

秋天的三圩埭村,犹如一幅多彩画卷,河道淙淙静流,田地金黄丰硕,道路宽敞整洁,似乎再也不需要“圩”和“埭”了,但“圩”和“埭”的拼搏精神,早已在这里扎下了根,我想,最著名的就是村里的江苏大海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了。它是一家专业生产、销售多种环保塑料薄膜及粒子的高新技术企业,占地面积400多亩,年销售额8亿多元,是国内高分子材料加工行业前三名,走进来,高规格的幢幢厂房、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、认真细致的工人,真是拥有了大海一样的胸襟、能量、气概以及智慧。从三圩埭村生产出的塑料制品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,村级企业站到了国内同行业的最高点,它的转型、转身非常华丽,让世人称奇。

一花独放不是春,村里有两个工业带,卧虎藏龙,你争我赶,有不少企业在南通赫赫有名,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力。由于自身的发展需要以及川姜镇整个工业园区的布局,有的企业正在拆建,工业带旁的公路显得拥挤繁忙。我们去时,看到了不少推土机和塔吊车,也听到了轰轰的机器声,推土机推掉了原先的局促和落后,塔吊车吊出了新厂房的高度和宽度。本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在三圩埭村,我们看到了像春天一样火热建设的场景,一边收获,一边播种,显示出了这块土地蕴藏的巨大潜力,也佩服村干部的能力和魄力,真是一年一个样,三年大变样。

如果认为这里只有热闹,没有宁静,那就错了。三圩埭村建有许多小游园,供村民们休闲,有的依河而建,我看到有许多白鹭飞翔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,或停留在枝繁叶茂的树上,姿态很优雅,它们和我们一样享受着这里静谧的环境。白鹭被称为“环境监测鸟”,出现白鹭的地方,是环境优美、没有污染的地方。我也看到游园内有许多人在休闲,有一个中年人,在游园的空地上练太极,他白衣楚楚,一身灵气,一举手一迈步似腾云驾雾,似入虚幻仙境,最后一个收势,好像他又回到了人间。我看呆了,我惊奇村民素质的大提高,我很想问问他是本村人,还是外地人?因为三圩埭村现有居民六千多人,其中三千多人是外来人口,村干部说外来人口增长的速度比本地人还快。老话说,这是三圩埭栽下了梧桐树,引来了许多金凤凰。我来到三圩埭村后,分明觉得是三圩埭这块沃土,吸引了许多想过好日子的人,他们甚至在这里购房扎根,成为新三圩埭人,他们和本地人一样,都成了金凤凰。

吹拂着三圩埭的秋风,我们感到很舒适。三圩埭属于城乡接合部,它既有城市的繁荣文明,也有乡村的淳朴宁静,它展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生机,也体现了现代化社会进程的新要求,让我们感到它特别有魅力。